



周書毅 X 伍宇烈

■周書毅 攝影：范峻銘

尋訪拉威爾的時空之旅

這次新視野藝術節中的節目，要數海報的養眼度，絕對是香港小交響樂團的《拉威爾1875 vs 拉威爾2012》音樂會拔得頭籌——兩位俊俏的「大男生」站在鏡子前，成功引起觀眾對音樂會的好奇。原來，這場全拉威爾作品的音樂會，十分有創意地請來了各界藝術家合作，將舞蹈鬼才伍宇烈、台灣超人氣舞者周書毅與法國當紅鋼琴家堤伯肯恩(Cédric Tiberghien)聚在一起，邀請觀眾一起踏上尋訪拉威爾的時空之旅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香港小交響樂團提供

從《波麗露》到拉威爾

周書毅與拉威爾之間，好像有種奇妙的緣分，這位年輕舞蹈家至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，正是《1875拉威爾與波麗露》。拉威爾最受人歡迎的交響樂作品《波麗露》，有着令人着魔的力量，不斷重複的樂章在周書毅眼中，似乎就是生命與記憶隨着時間不斷積累流逝的軌跡。舞作創作於2006年，年輕的舞者們在綠草地般的地板上舞動，身上的花洋裝青春又復古，時光好像被微微錯置。2009年，《1875拉威爾與波麗露》獲得英國表演藝術殿堂「沙德勒之井」(Sadler's Wells)劇院第一屆全球舞蹈比賽首獎，2010年底開始，周書毅帶着這舞作在台灣各處免費演出，板橋火車站大廳、四四南村、三峽老街……大街小巷中各種各樣的公共場域忽然變成了回憶的舞台，「朋友，三明治、椅子自己帶，舞者就在你身邊。」

他說，「跳舞給你」就是很簡單又很重要的夢想。

五年多來，《波麗露》就是周書毅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而這次的《拉威爾1875 vs 拉威爾2012》，用他的話說，就像是「拉威爾的一種邀請」，把他、伍宇烈和法國鋼琴家堤伯肯恩聚在了一起。三人年初時相約見面，各自從不同的城市趕往巴黎，落腳在不同的旅店；然後有一天，一同前往一間陌生的咖啡廳，聊起大家都熟悉的拉威爾，「就好像是『時間旅行者』的一個美好開端。」

整個晚上的音樂會，將都是拉威爾的音樂，舞蹈雖不是音樂會的主體，卻會在與樂團的配合中尋找令人好奇的可能。屆時，周書毅將穿上全白的禮服，與身着黑色的樂團形成鮮明的對比。演出的英文名是「Time Traveller」(時間旅行者)，觀眾將與樂團一起，穿越時光，回到拉威爾的世界。「時間真的看不見，也無從捕捉，但是你知道它在。用這種想法去聽這些曲子，感覺會很有趣。」周書毅說，「就好像我們大家一起在這個時間去解讀一種過去。」

時間的旅人

對於時間這個主題，周書毅好像一直很感興趣，三十歲不到的他，總是流露出對時間的敏感與些微的感傷。去年，他的獨舞作品《我/不要/臉》的開頭，就和時間「開了個玩笑」。「作品一開始是一間理髮店，與舞台一般大的理髮布慢慢升到最高，我坐在高椅上，腳夠不着地，理髮布慢慢下降，看見了白髮墨鏡的我，我咧着嘴而笑着看着觀眾，理髮布被舞台裝置吸入地下，我站起來，彷彿每個人都從一張理髮椅上從小孩變成了大人，頭髮落下的是時間也是記憶……」周書毅說，因為家裡



■《拉威爾1875 vs 拉威爾2012》海報。

開理髮店，小時候到大學前都是媽媽給他剪頭髮。很小的時候，人不夠高，要在椅子上再加一張小凳子，慢慢地，蕩在椅子邊的腿逐漸能夠碰到地板，「我覺得我就是這樣長大了，在一個椅子上。」

「在台灣有人問我，你那麼年輕，為什麼要感傷？可是我覺得一個人出生之後，其實是擁有出生前的所有時間。你念的書，都是過去的內容，上小學，學的知識都是過去的。我很好奇，能不能出生後不去學習過去呢？很難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們現在做得事情都很新，那些材料與手段都很新，我們的時代變得很快，可是越快你就越想慢下來，不一定是想生活得很悠閑，而是想要看到每一個過程的發生。」

周書毅說，對時間的興趣，也許正是因為現代人的一種感傷。「現在想要擁有的太多，以前的作曲家，比如拉威爾，也已經比他以前的作曲家複雜，更何況現在？現在我們有更多的元素，可以用電腦作曲，有更多的選擇，但反而會覺得過去更珍貴。在我現在的階段，蠻想先從過去找一些原因，找得越多，好像就會更知道，現在的自己為什麼要做這個。比如為什麼要編舞，原來是因為有很多的過去讓我好奇。」

音樂會中的「清新劑」

創作《拉威爾1875 vs 拉威爾2012》的過程，伍宇烈與周書毅兩位編舞家更多從感性層面去感受音樂的律動，一起踏上時光機，在拉威爾的世界中探險尋寶，「從那個時代，到今天，兩相對照。」

伍宇烈說，剛開始看到鋼琴家堤伯肯恩，他就莫名地想起了周書毅。「到底是為什麼呢？是外表的原因，還是一些其他的？」堤伯肯恩對法國音樂自然熟識，周書毅也與拉威爾早有淵源，他好奇，把這麼兩個人放在一起會擦出甚麼火花？演出專門請來的著名燈光設計師王志勇，也長時間在巴黎創作，在他的眼中，舞台上這兩個高大的男生又會被如何呈現？

作為香港小交響樂團的駐團藝術家，伍宇烈一直試圖去尋找舞蹈與古典音樂會之間碰撞的可能。「我一直在想，音樂的空間到底給了我甚麼呢？我是從身體出發的，當看到詠詩在指揮，看到樂團謝幕與進出，這些東西都給我帶來無數的問題。觀眾來到音樂會，到底想得到甚麼呢？他們想要的滿足到底是甚麼？音樂家奏出的樂曲是一種滿足，身邊人吃糖剝糖紙的聲音就是噪音？在樂曲中間可以咳嗽，演奏期間就不好？為什麼我們要守則？還是說一進劇場，空氣就變得不一樣，時間也變得不一樣？對這些，我都很好奇。音樂會的習慣與交響樂團，和我習慣的東西有一樣的地方，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，讓我不斷地想去。」

在伍宇烈的眼中，音樂會也許不只是聽音樂那麼簡單，只要看過之前他與小交合作的《如夢逝水年華》，你就會有印象深刻的體驗。舞者在樂隊與觀眾間穿梭，音樂廳中的走廊與牆壁被破天荒地打上淡淡的燈光，拉威爾的經典樂曲《圓舞曲》好像霎時在大會堂音樂廳裡活了過來，觀眾與其說是坐等音樂會的開始，不如說是一進音樂廳就已經被包圍在了時間的雲煙裡。

這次的《拉威爾1875 vs 拉威爾2012》，大概同樣想給觀眾帶來一些與一般音樂會不同的體驗。不僅是聽音樂，也將去感受不同界別的藝術家們如何捕捉這一定時空中的感性要素。堤伯肯恩的一頭金髮與鍵盤上靈活運作的手指、周書毅柔軟的身體與對空間時間的敏感、樂隊情感的釋放、指揮背影的律動……所有的這些，將交匯成更為立體的感受，融化在拉威爾音樂中。

伍宇烈笑稱，周書毅在這音樂會中，就像是「空氣清新劑」，不仔細留意時容易被忽略，一旦被覺察時則給人帶來不一樣的感覺。他與堤伯肯恩二人，衣着上一白一黑，互相對照，就像是一面非現實的鏡子，吸引觀眾在音樂中聯想更多。

■伍宇烈(左)、周書毅(中)和堤伯肯恩在法國聚頭。



記憶當下 留給城市的話語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儀 圖片由被訪者提供

在攝影零距離的年代，每一個地方、每一個角落、每一件事都可以透過攝影鏡頭被記錄下來，那到底還有甚麼值得被拍下來呢？走在路上，很多風景掠過眼前，在從未停歇的城市中，有些文字圖畫以有別於常規的方式一直存在着，它們微小而不起眼，最靠近公眾卻又最容易被忽略，而我們往往與之擦身而過。

這次的「暢所欲言II」攝影展，梁芷恩帶來了她從2005年開始，在街頭拍下的一批「留言」，從五百張照片中挑選出八十多張，以影像重現人們的記憶，帶大家回到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裡，探索「留言者」與公共空間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療癒式留言

梁芷恩的攝影很純粹，沒有太多花巧的技術或玩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，照片呈現的就是她眼中的城市——充滿各式各樣的留言。從油麻地、觀塘、筲箕灣、上環，到元朗、鯉魚門等地，從隨處可見的罵人句子到隱藏在鬧市中的警語或愛的告白，原來有人一直利用公共空間的開放

性，將他們當下的情緒刻錄下來，變成城市中一抹風光。是次展覽的特別之處在於梁芷恩故地重遊，企圖重新找回當初的記憶痕跡，然而除了隱藏的地方或雕刻的字句以外，大部分已經被抹走或清洗乾淨了。

或許對於人們在公共場合以塗改液或噴漆塗鴉，你會覺得很不道德。但梁芷恩認為這不算是「塗鴉」，因為「塗鴉」行為背後帶有藝術性，想讓人看見其批判性、挑釁性，動機並不純粹，她喜歡用「留言」來概括這些出現在生活中的話語。在公共空間留言和在網上留言的舉動很相似，「留言者心中有壓抑，有些話無法說出口，而公共空間的氛圍可以讓他們有感而發，於是他們就把故事寫下來。」如此說來，將沒有勇氣大聲說出的東西寫在牆或欄杆上，反而帶有自我治療的作用。

第一張照片

治療了甚麼？如果細心發掘的話，你會發現城市的話語是多麼的豐富及多元。除了最常看見的粗言穢語或愛的告白，更多時候看見了正面的鼓勵或提示

性的忠告。從最初沒有目的地拍攝，到2010年，梁芷恩在上環荷李活道看到牆上寫了「Home Sweet Home」，深受啟發，赫然發現留言原來可以如此正面，從被動轉為主動，會利用一整天時間「掃街」，因而才會愈拍愈多，彷彿成為別人故事的見證者。

其中一張「同舟共勉」的照片於2005年在鯉魚門拍攝，「後來朋友告知文字最早出現在2003年，正好是SARS那年。」這也意味着有人以「同舟共勉」勉勵港人共度難關，而這也是梁芷恩拍下的第一張「留言」。

在觀塘的曉光街及秀茂坪道，牆上貼着宣傳單張，有人在補習廣告上寫着「小心上當」，似是提醒街坊要小心這類宣傳。

而在旺角街頭，有人特別製作了一個「樓價太貴 買樓搵架」的印章，印在牆上。是提醒還是嘲諷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們並非惡意為之。

刻印這時這地

拍攝者精準地捕捉了城市不為人知的一面，讓人反思照片中一景一物的底



■2011年，觀塘曉光街體育館外及觀塘秀茂坪道。



■2005年，鯉魚門。

蘊，既滿足了觀者的好奇心，也側面描繪了社會不同年代的風姿。「我喜歡觀察當中的動機、行為，以發掘身邊事物的心態，將香港地道的一面帶給大家。」因而「暢所欲言」的「欲」，其實也帶有動機，有好奇、挖掘的「欲望」，才会有拍攝這個行為。

因此，你會在展覽中看到了拍攝者的欲望，也看到了留言者說不出口的欲望。新油麻地避風塘的大石上寫着「日出東方」，鯉魚門舊石礦場年輕男女寫下的山盟海誓，上環古漢花園一名醉漢寫下的情書，102巴士上層的座位後面寫着嘲諷陳振聰貪得無厭的句子，在同一個城市不同的角落，刻印了香港人的生活。無傷大雅的字句，算得上是破壞環境嗎？梁芷恩說正面積極的留言再多也無妨。香港人的確需要透過這種略帶破



■2011年，筲箕灣工廠街遊樂場。

梁芷恩「暢所欲言II」攝影展
日期：即日起至11月4日
時間：上午8時至晚上9時
地點：港島東太古坊林肯大廈有蓋行人天橋